

外線作戦

陳心之の
陸大
廿三、廿六、南東

M6
E2963
168



3 2285 2781 2

外線作戰

教官何成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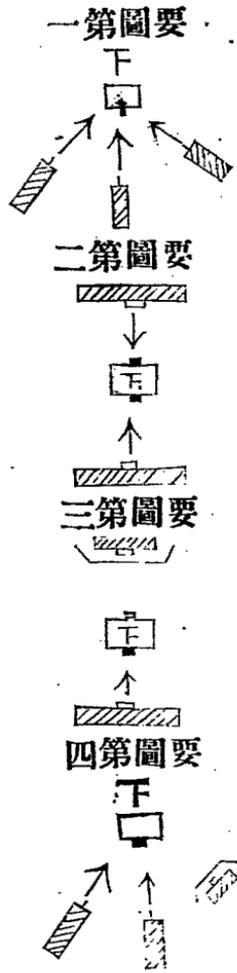
第一 外線作戰

其一 定義及利害

外線作戰者，作戰軍在圓弧之地位對於在圓心地地位之敵作戰之謂也，故其實行非僅分進合擊，其在圓弧上之兵團縱令不前進而立於防勢，或在圓弧上企圖向圓心作戰，均不失爲外線作戰，然在如此時機，失去外線作戰本來之利益者亦不少，故外線作戰之實行概依分進合擊以收其利益，茲所述者亦以此爲基準，要圖第一第二所示爲外線作戰之最有利者，其第三第四圖所示者則減殺其利益。

外線作戰有利之處，以其作戰之性質概爲攻勢也，伴於此攻勢所有諸般之利益，不僅容易包圍殲滅敵軍，且因一方面之成功，可

予他方面以有利之影響，並有利於軍隊之士氣及國民之精神，然外線作戰易分散兵力，有受各個擊破之虞，且各方面連繫協同不便，指揮困難，與夫兵力轉用困難等弊，更因背後連絡綫之延長亦自難免有不利之處。



其二 指導要領

當實施外線之作戰最緊要者若使各兵團之兵力編組及初動位置等之適當，並統制其行動為有利之決戰時（戰例第一至第三）尤須顧

慮敵情，地形及交通等之關係以決定各兵團之兵力及編組，妥爲進路之分配，完整其搜索及通信機關，以使於指揮及連繫，且整備鐵道及其他交通機關，加強軍隊之機動力爲要，（戰例第四至第八）外線作戰實施之結果，通常多變爲包圍攻擊，故包圍攻擊之指導要領亦應於此處說明之，以下記述外線作戰指導要領，同時對於包圍實施之指導要領亦畧述之。

在線內或轉移於外線作戰或包圍攻擊，其實施之方法如左：

- 一．以廣正面集中由各方向分進合擊（戰例第一至第三）
- 二．作戰軍依一翼之延伸以行攻擊前進（戰例第四）
- 三．先以一翼擊破敵之一翼，依後再移於外線作戰（戰例第五第六）
- 四．依某翼後軍隊之迂迴運動而移於包圍攻擊，（戰例第七）

五. 延伸其兩翼使長於敵之兩翼再移於包圍攻擊，(戰例第八)

六. 先行中央突破再移於包圍攻擊，(戰例第九)

七. 依數方面之中央突破移於包圍攻擊，(戰例第十第十一)

八. 施行追擊漸次移於包圍攻擊(戰例第十二)

九. 依「離心」的退却以包圍追擊者，(戰例第十三)

不論施行某種包圍方式，須預行計畫使初動位置之適當苟於情況



變化之際，亦應能適時運用優勢之兵力

於決戰之方面及統制各兵團之行動爲要



，(戰例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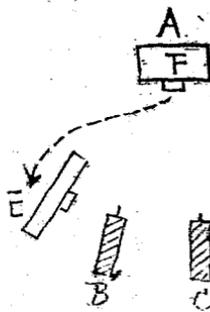


即在未與敵接觸時由諸方面前進之際，

在內線之敵轉移於E方向我B方面兵團

攻擊時，C及D諸兵團參加此會戰若不

第五圖要



能集結較敵優勢之兵力，則其外線作戰不能成功，故欲實施外線作戰，則各兵團分進之間隔須有相當之限制爲要（戰例第十五）

其三 實施要領

已受領任務之各兵團應嚴密其連繫，專心一意勇往邁進突破各自當面之敵爲實施外線作戰最緊要事項。（戰例第一至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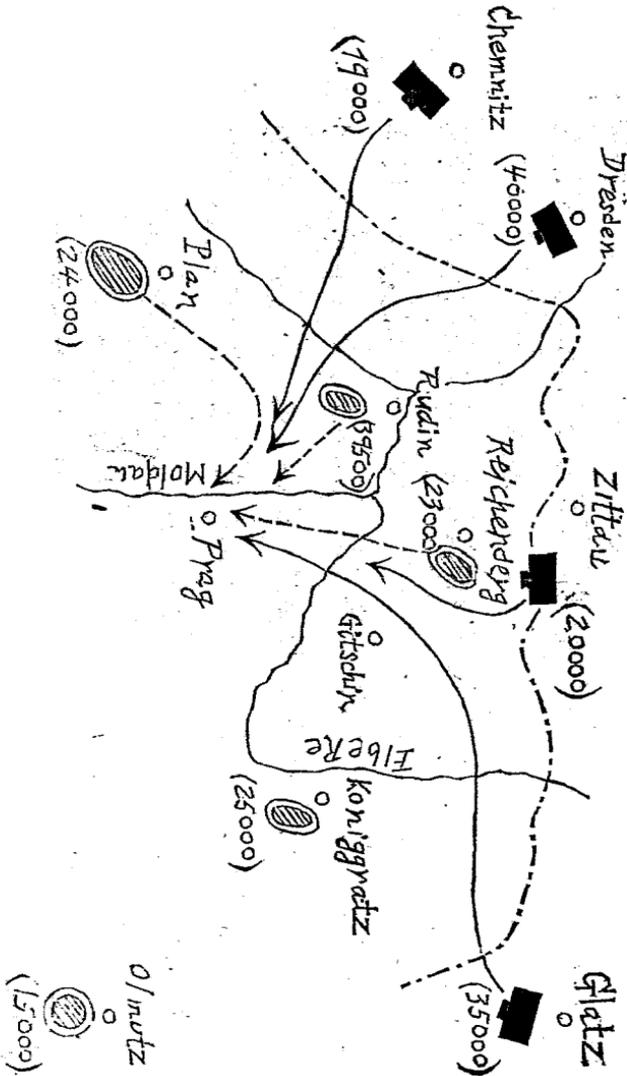
雖然，時機未熟，或一方面之兵團尙未到達所望之地點，則應採取一時的防禦或力避決戰，以待他方面之進展，而不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會爲要，（戰例第十六）

其他各兵團之行動概準於任攻擊及防禦兵團之行動。

其四 戰例

戰例第一 一七五七年福禮德禮 (Friedrich) 大王之向普拉格 (Prag) 前進。

外線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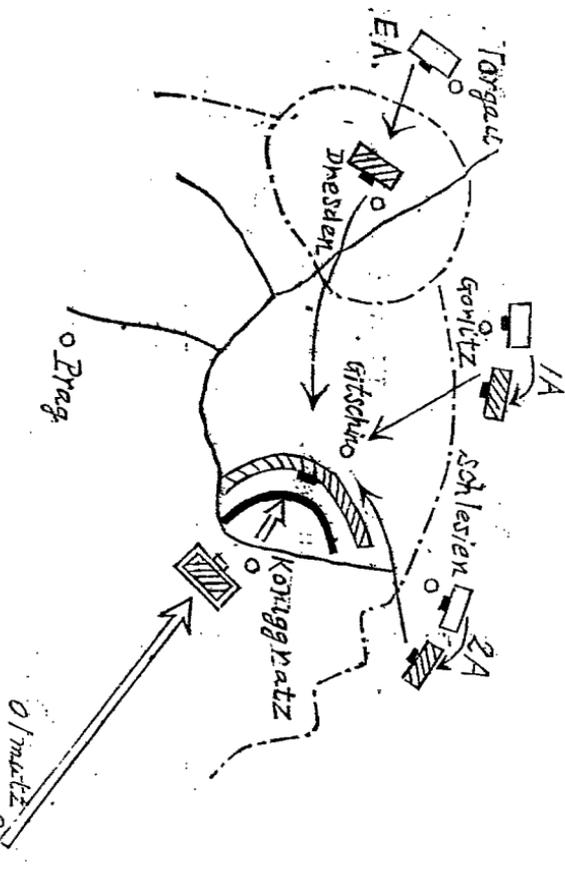


一七五七年四月福禮德禮大王爲向波棉(Böhmern)前進，而區分其軍隊爲四個兵團各以一萬九千，四萬，二萬，及三萬五千人集結於刻母尼斯(Chemnitz)得勒斯登(Dresden)戚陶(Zittau)及格拉自(Gratz)間向普拉格開始總前進，奧軍對之亦分爲五個兵團各以二萬四千，三萬九千五百，二萬三千，二萬七千，及一萬五千人位置於普蘭(Plan)魯登(Rudin)賴痕堡(Reichenberg)列尼格累次(Königsgrätz)及奧羅摩次(Olmütz)福禮德禮大王漸合其兵團於左翼，使左翼二兵團由易北(Elbe)河右岸地區齊向普拉格前進，集結於戚陶附近之兵團與格拉自附近之兵團協力在賴痕堡附近，漸次擊破奧軍之中央兵團而前進，於是奧軍左翼之三個兵團集結於普拉格東方而佔領陣地。

大王集結其四個兵團於普拉格北方，以一部在摩耳刀(Moldau)左

岸監視普拉格要塞，其主力移於河之右岸，遂惹起普拉格之戰鬪，此時奧軍右翼之二兵團對於友軍之苦戰竟作壁上觀。本戰例與普奧戰爭之普軍及日俄戰爭之日軍相類似，均以分散於廣正面之軍隊向某一點行集中的前進，惜未形成包圍攻擊，然亦不失爲外線作戰之好例也。

戰例第二 一八六六年六月普軍之前進。



外線作戦

對奧北軍作戰之普軍，其兵力約二十五萬四千，一八六六年五月下旬以易北(Elbe)軍(四萬六千)在托耳高(Torgau)附近，第一軍(九萬二千)在革力次(Gräts)附近，第二軍(十一萬五千)在士雷濟恩(Schlesien)州卽沿撒遜(Sachsen)勃蘭登堡(Branden Burg)及奧普之國境線集中，六月上旬令第一軍轉進於左方，六月十八日又令第二軍轉進於左方並令易北軍進入撒遜國，爾後以格欽(Girschik)爲協同目標而前進。

奧北軍雖已集中於奧羅摩次(Olmütz)附近，然因普軍之前進尙未開始，遂向刻尼累次(Königsgrätz)附近躍進，在該地區邀擊普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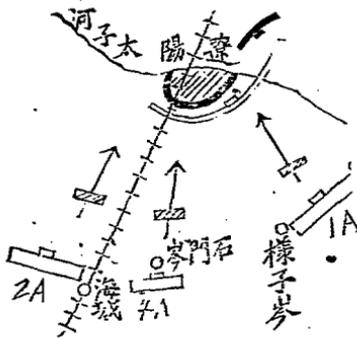
此時普軍以三軍之協力予奧軍以徹底之打擊，遂結普奧戰爭之局。

本戰例爲由外線作戰所生之包圍攻擊，故外線作戰所有之利益均能獲得之也。

戰例第三 一九零四年八月下旬遼陽會戰以前之日本軍。

由朝鮮上陸之日本第一軍五月一日在鴨綠江畔會戰獲得勝利後，即掩獲其第二軍由遼東半島上陸，第二軍於五月五日開始上陸，五月下旬第二軍擊破南山附近之俄軍，此時日本第三軍及其獨立

榆樹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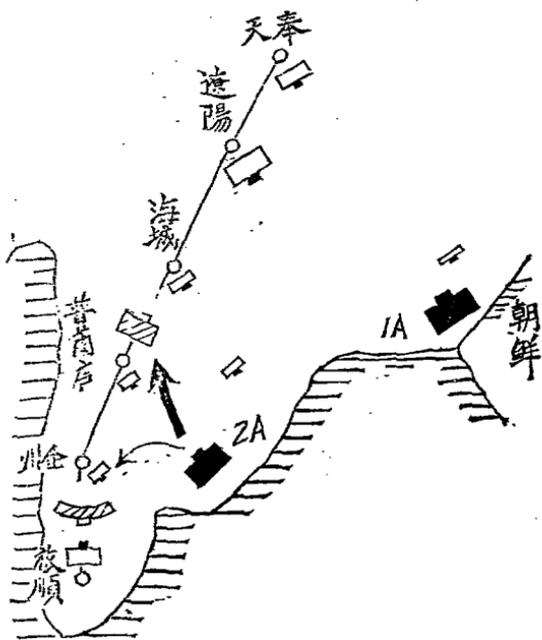


外線作戰

第十師始行上陸，其一攻擊旅順要塞，其一策動於第一第二軍之間，六月上旬在鳳凰城，岫巖及普蘭店之線集中完了以遼陽爲協同目標開始前進，八月上旬在榆樹林子、樣子嶺、石門嶺、海城之線互相協同而惹起遼陽附近之包圍會戰。

戰例第四 一九一四年西方戰場之德軍德奧軍在東方戰場取守勢，以其主力第

一至第七軍沿荷，比，盧森堡 (Luxemburg) 及德法之國境線集中當時法軍集中其全軍似併行線狀，此際德軍依攻擊翼五軍尤其第



年五月日俄戰爭時之日本軍

一第二第三軍之延伸以迂回法軍之左翼，而實施外線作戰，此依一翼之延伸移於外線作戰之一例也，然此須交通設備之充分自不待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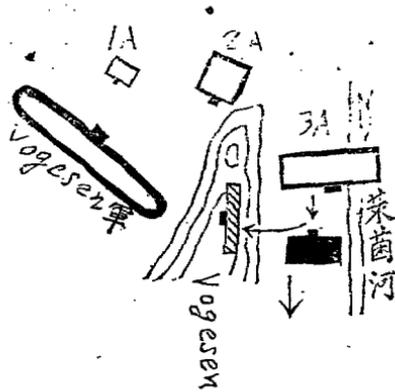
千八百六六年烏爾穆 (Ulm) 之會戰亦類乎此。

戰例第五 一九零四

日本第一軍獲鴨綠江會戰之勝利後，掩護第二軍之上陸，第二軍於五月五日開始上陸當時俄軍在浦鹽，奉天，遼陽，海城及旅順各地位置於外線上，日本軍反在內線，此際日本第二軍先將金州附近之俄軍壓迫於旅順要塞，突破其一翼而立於外線之位置，至五月二十五·六兩日間擊破南山附近之俄軍，以一部監視之，主力集結於普蘭店附近準備北進。

戰例第六 普法戰爭時之普軍

一八七零年八月上旬德軍以第一第二軍集中於普法爾次(Paris)附近，第三軍集中於萊茵(Rhein)河畔，法軍不待動員之完成即集中麥馬韓(Mac Mahon)軍於上部亞爾薩斯(Elsass)，集中巴克申(Bazain)將軍之軍於羅得林根(Rohringen) 故德軍在內線，法軍位置於外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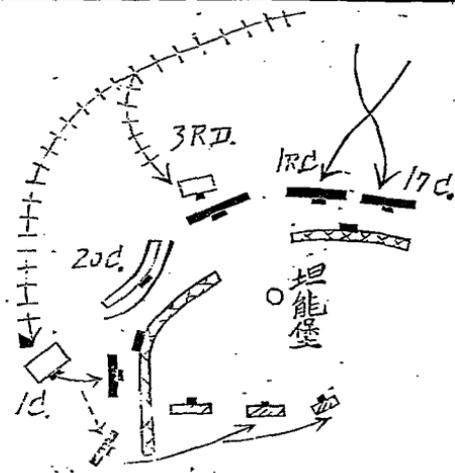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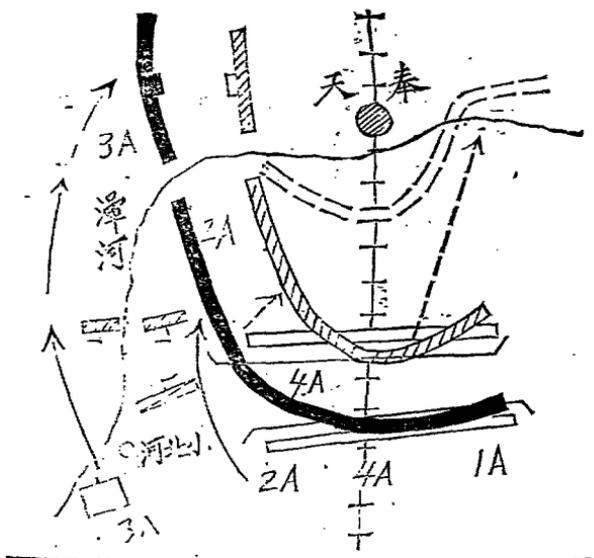


此際毛奇 (Moltke) 將軍以一翼擊破法之麥馬韓軍於南方以第三軍之主力通過服給嶺 (Vogesen) 山脈進出於法巴克申軍之右側此所謂擊破敵之一翼由內線移於外線也

本計畫雖因普第三軍之攻擊方面錯誤及該軍通過服給嶺山脈之遲緩菲巴克申軍之退却迅速而形成紮爾 (Saral) 河畔之包圍戰，然亦爲由內線移於外線之好例也。

戰例第七 奉天會戰之日本軍

外練作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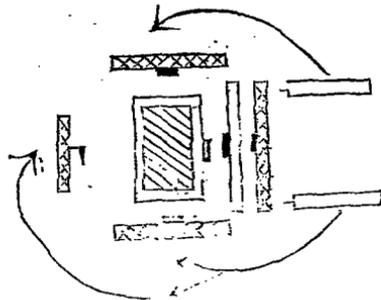
一五

一九零五年二月日本以其第一第四第二軍與俄軍相對峙，而集結其第三軍於小北河附近，總司令部以鴨綠江軍威脅俄軍之左翼，此時令第三軍由渾河右岸向奉天西方突進，遂發生有名之奉天會戰，此爲依一翼後之包繞運動移於包圍攻擊之戰例也。

一八七零年八月中旬德之第一第二軍由麥次(Metz)要塞南方迂回，將法之巴克申軍封鎖於麥次要塞亦類似於本戰例。

戰例第八 一九一四年八月坦能堡(Tannenberg)之會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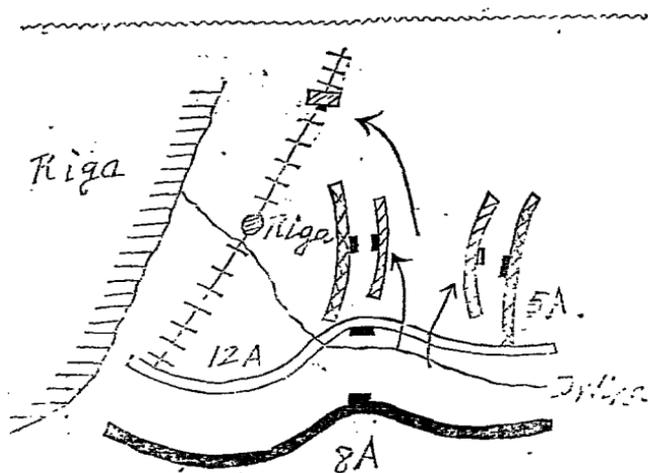
一九一四年八月中旬在東普國境會戰爲最有利戰鬪之德軍第一軍團依鐵道輸送於第廿軍團之右翼後預備第三師亦集結於其左翼後，第十七軍團及預備第一軍團以行連繫於左翼，將俄之撒母搜惱



夫 (Samsor) 軍包圍殲滅於坦能堡，此依兩翼之延伸而轉於包圍攻擊之一例也，然鐵道輸送之效程於達成此目的實大有裨益也。

依兩翼延伸而實施兩翼包圍者，爲韓尼法爾 (Hannibal) 將軍所施行坎迺 (Cannae) 附近之戰鬪

即韓尼法爾以正面之部隊一面施行陽攻一面退却，以兩翼控置之部隊將羅馬軍由三方面包圍而殲滅之，故吾人稱兩翼包圍或殲滅戰爲坎迺戰鬪之由來也。



戰例第九 一九一七年九月下旬
德軍之佔領里加 (Riga)
一九一七年夏季德軍認為有佔領里加灣之必要，同年八月末德軍之攻擊準備完了，由九月一日早朝開始砲擊，同日午前九時許德軍之步兵渡過杜味納河 (Dvina) 接近於河岸，突破守備堅固陣地之俄軍，予俄軍第十二軍之主力以殲滅的打擊。
本戰例爲對於利用河川佔領堅固陣地之突破作戰，以實施奇襲而

達成包圍攻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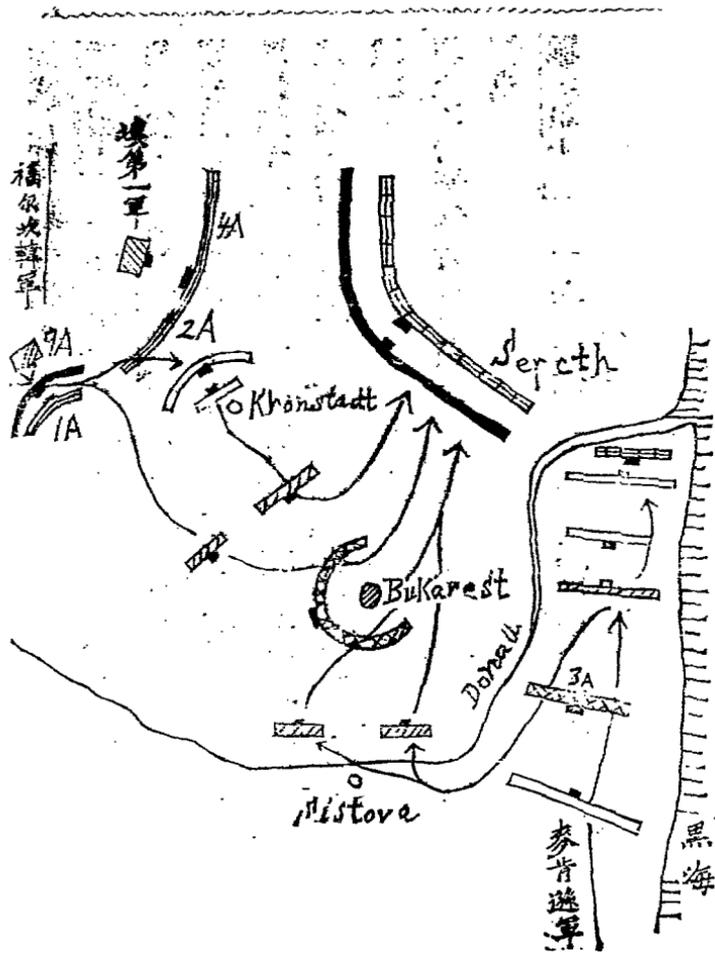
戰例第十 一九一五年五月德軍在革力次 (Goritz) 附近實施突破作戰後，前後在華爾肖 (Warschau) 東北方地區，及其東南方地區實行數方面之突破，其結果使俄軍到處受包圍攻擊。

戰例第十一 一九一五年一月德軍在東普國境附近突破俄軍陣地之兩翼，將俄之第十軍包圍於奧古斯都 (Augustow) 大森林內而殲滅之。

以上兩戰例爲實施數正面之突破，將未突破之敵包圍而殲滅之實例也。

戰例第十二 一九一六年德軍對羅馬尼亞之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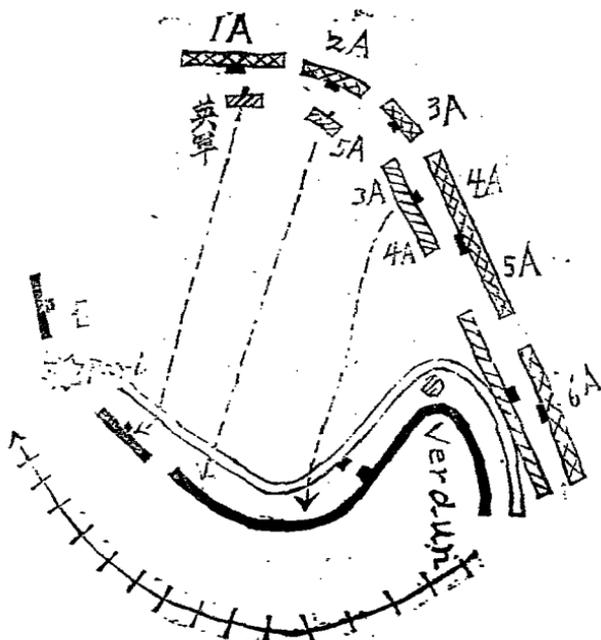
外 蘇 作 戰



前參謀總長福爾坎韓 (Falkenhayn) 將軍指揮之第九軍在赫爾曼斯
塔得 (Hermannstadt) 附近殲滅侵入達琅西里瓦尼 (Transylanien) 之
羅馬尼亞第一軍後，乘戰勝之餘威與奧第一軍共同在喀琅斯塔得
(Kronstadt) 附近擊破羅馬尼亞第二軍，遂長驅突破羅馬國境而侵
入羅馬尼亞，此時在多惱河左岸麥肯遜將軍指揮之勃土奧德連合
軍於多不魯甲 (Dobruha) 擊退羅馬尼亞第三軍而壓迫之於極北方
後，在西斯陀瓦 (Sistova) 附近渡過多惱河與第九軍協力攻陷羅馬
尼亞之首府不卡勒司托 (Bukarest) 而進迫於塞勒斯 (Sereth) 爾後因
天候及軍隊之久戰與俄軍之增援雖中止其作戰，然通觀本戰役其
於追擊時漸次移於包圍之迹，歷然可尋也。

戰例第十三 一九一四年法軍之行動

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法軍知國境會戰之不利，乃依離心的退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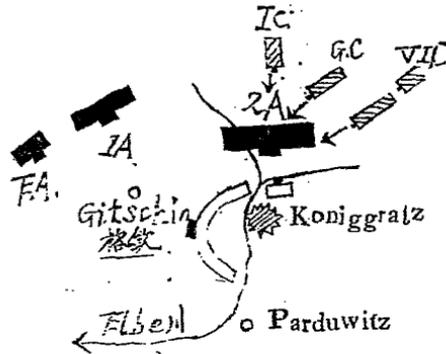


，撤退於維爾丹
(Verdun) 巴黎間
，誘德軍於兩要
塞之間而行包圍
攻擊。
於是遂發生九月
上旬馬爾內河
(Marne) 之會戰
，其勝利遂歸於
法軍。
採用與此同一之
方法者爲一九一

四年十月興登堡將軍指揮之德第九軍，因救奧匈軍之急而向華爾肖（Warschau）突進，被由該地北方地區迂回之俄軍包圍其左翼，遂向士雷濟恩退却，依鐵道集結軍之主方於托倫（Thorn）附近，反得攻擊俄軍之側背。

右記兩戰例乃一面實施退却一面移於外線作戰或包圍攻擊者也，戰例第十四，一八六六年之普軍（參照戰例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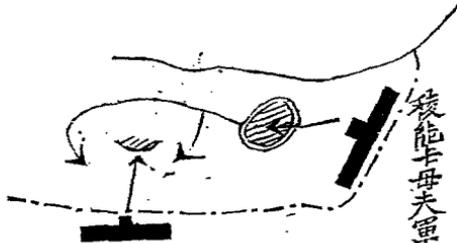
普軍之易北（Elbe）第一第二等軍若不以格欽（Girschin）為協同目標，而向易北川左岸之帕爾杜威次（Pardubitz）或其東方前進時則予奧軍以各個擊破之機。



又第二軍先於易北及第一軍進出於山地，此際若向敵突進則爲奧軍所乘，當時第二軍到達易北川，左右兩岸雖均有進出之準備而猶停止等待大本營之命令，其行動所以如此慎重者蓋恐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也，然試熟察其情況尙可發見被奧軍各個擊破之時機，

戰例第十五，一九一四年俄軍在東普之作戰，
俄軍之梭能卡母夫 (Rennekamp) 軍及撒母梭惱夫 (Samorot) 軍協

後能卡母夫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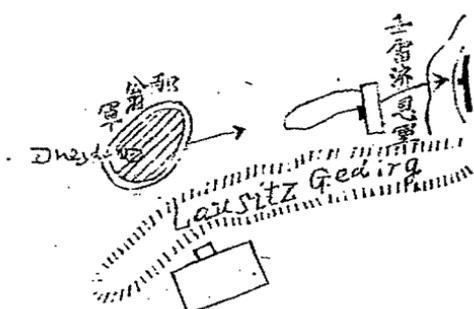


撒母梭惱夫軍

同前進有互相救援之必要，當然撒母梭惱夫軍在坦能堡(Tannenberg)被擊破時，梭能卡母夫軍不但不救援之，且該軍在阿爾來(Alle)河畔之戰鬥亦歸於敗退，

此雖因平素兩軍司令官精神上連絡之不備，亦足證明兩軍應於離隔之程度及狀況之變化應加以考慮殊不致彼此相互救援之不充分也。

戰例第十六，一八一三年士雷濟恩軍(Schlesien)之行動，一八一二年那翁在莫斯科之失敗以致俄，德，奧三國蹶起而對抗法國



奧俄連合軍

那翁集結其軍隊於德勒斯登 (Dresden) 附近，此時奧國皇帝指揮之奧俄連合軍在波棉 (Böhmen) 集中布呂協 (Blücher) 指揮之士雷濟恩軍在士雷濟恩集中，那翁擬先擊破士雷濟恩軍而東進時，布呂協力避戰鬪而後退於卡次巴哈 (Katzbach) 以待主力軍之進出此乃實施外線作戰爲待軍主力進出之好機而一時退避之好範例也

原案說明第一 內線作戰

其一 定義及利害

內線作戰者作戰軍在中心之地位，對於在圓弧地位之敵作戰之謂也，故其實行雖不必限於一方面取守勢，他方面取攻勢（要圖第一）而有兩方面均取攻勢（要圖第二）或兩方面均取守勢（要圖第三）或先位置於中央而觀察各方面之情況者，（要圖第四）然若不依要圖第一及第二之要領則不能獲得內線作戰之利益也，要圖第三第四概用於有特別之目的，以其不能獲得內線作戰之利益，反蒙其害也。



內線作戰之利，在於有各個擊破敵人之可能性，其他兵力使用之便利，各方面連繫協同之容易，且有利於兵力轉用，然各個擊破之好機發見困難時動輒有被敵包圍殲滅之害，且縱一方面之攻擊成功亦難予他方面以決定的打擊者甚多，況其成功難直接波及於他方面，加以通常多立於守勢之地位其影響於士氣者亦甚大，尤其其國內立於內線時，政略輿論有左右其作戰之虞。

其二 指導要領

內線作戰成功之主因在於指揮官之意志堅確，尤其是要有決斷力及充分的軍隊機動力。

〔註〕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時，奧北軍司令官柏涅得克（Benedek）〔任軍團長時馳名於索非里諾（Solferino）之會戰〕在波棉（Bommem）之作戰指導，擬於六月下旬對普之第二軍取攻勢，此際若以斷然之決心實施之，則勝敗之數，難於逆料，又奧軍當時若有充分之機動力必能收內線作戰之利。

日俄戰爭時俄之黑鳩禽將軍雖擬於八月下旬向日本第二軍九月上旬向日本第一軍或第二軍取攻勢，然因意志薄弱遂缺乏決行之勇氣，又俄軍之機動力亦有所不許也。

試觀那翁之對義大利作戰（一七九六、七年）阿布勒喜特（Albrecht）

(三)親王(一八六六年奧之南軍)及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與登堡(Hildenburg)所指導之東普會戰，則知指揮官若有堅確之決心而軍隊之機動力許可時，未有不成功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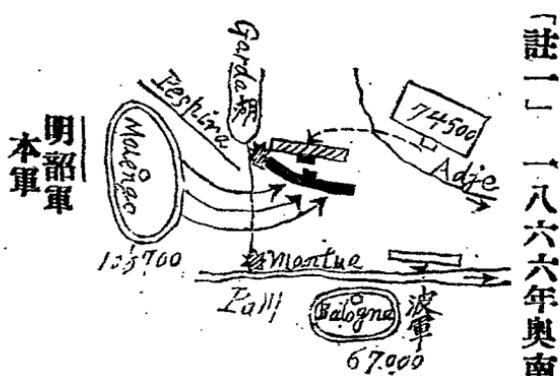
欲達成此目的必須依諸種諜報及搜索勤務詳確明瞭敵情尤其兵力，配置及行動，與發見敵之分離狀態等，並務須以多數之兵力用於決戰方面，迅速果敢攻擊之爲適當，夫能行如此果敢之攻擊，非僅一時所得之情況產生之決心，乃於作戰初期發現者甚多，尤要者惟在平時諜報上之用工夫。

「註」一八一三年那翁在撒遜對奧俄普連合軍作戰時，於開戰當初先壓迫布呂協(Bücher)軍，雖得乘奧俄連合軍之山地進出而擊破之，然因作戰之進展及部將指揮之過失，終於在德勒斯登(Dresden)附近被殲滅遂無再起之可能」

一九一四年八月及九月之東普會戰。德軍雖得實施坦能堡 (Tanenber) 之殲滅戰，然俄之列年敵僕 (Reinickmf) 軍若有救援之意志，則該會戰定無如斯之效果，蓋前德軍司令官所以有退却之動機者，實因學理上無各個擊破之機會也。以其退却於外克塞爾 (Wichsen) 河即足以證明之，而實際上以革職之興登堡代該軍司令官，始於子鈞一髮中博得此赫赫武功，其軍參謀長魯登道夫 (Rudendorff) 謂「坦能堡會戰之效果爲偶然的決非計畫之收獲」者亦非無因也，反之，如八月中旬德第一軍團在圍境會戰成功之際，於作戰之當初，在外線者以常有充分之連繫，故其成功之公算甚大。

決戰方面雖應求敵之主力方面(註一)然依情況及地形有以集注兵力於容易擊破之方面先擊滅該方面之敵而後轉用其兵力於他方面

爲有利(註二)不論何種時機以保持優勢之兵力於我企圖決戰方面
爲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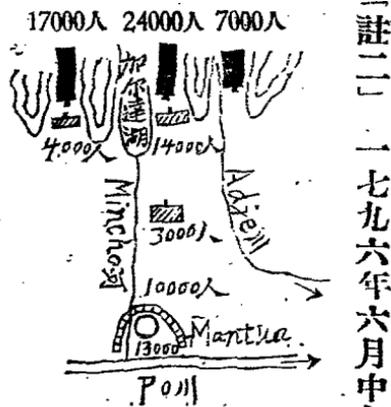
明詔軍
本軍

〔註一〕一八六六年奧南軍司令官集結三軍團(七萬四千五百人)於阿基耶川(Adige)左岸以拒止義大利軍之侵入。

義大利軍以一部(六萬七千人)編爲波(Po)軍在巴勞那(Balogna)附近集中，以主力(十萬八千七百人)集中於馬連溝(Malengo)附近稱之爲明詔(Mincho)軍不待波軍之進出即開始東進

奧南軍司令官偵知如右之情況，於是殘置若干之步騎兵於波河使監視波軍

，而以主力轉進於拍西拉(Peschira)東方地區，由義本軍之側面攻擊之，其結果以中央突破而擊退義軍此求敵之主力而擊破之一例也。



一註二 一七九六年六月中旬那翁追擊敵軍進出於波河河孟，而

封鎖曼士亞(Mantua)要塞，新奧軍

司令官服謨則(Wurmser)八月下旬以

三縱隊進出於波河孟担任解曼士亞

要塞之圍

法之左翼軍首被擊破，次右翼軍亦

被擊破，此際那翁擬先擊破奧之右

翼軍，於是集結其兵力於明韶河乘奧右翼軍之山地進出而擊

破之，其次逐次擊破奧之中夾及左翼軍。

此那翁選定威脅其背後連絡線及最易擊破之敵，而先由敵之右翼軍攻擊之一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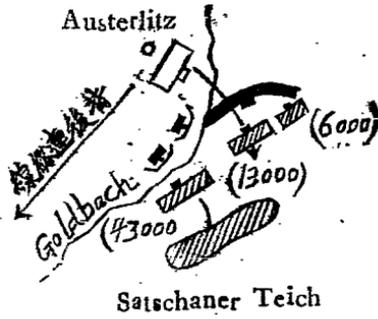
在決戰方面對於敵人行包圍的攻擊（局部的外線作戰）〔註一〕或壓迫之於不能通過之障礙，〔註二〕或驅逐之於背後連絡線以外，

〔註三〕而予以殲滅的打擊，使無再起之可能，若敵逃避時，則務須盡力追擊，而予以徹底的打擊，他方面縱稍有不利，亦應忍耐之，切勿存兩者俱獲之愚念，是爲至要。〔註四，註五，〕

〔註一〕一九一四年八月中旬在東普之德第八軍，對於俄之撒母梭惱夫(Samsouf)及死年敵僕(Rennenkamf)兩軍雖在於外線，然在坦能堡附近之會戰對於撒母梭惱夫軍企圖攻擊時，德第八軍則由兩翼包圍之使撒母梭惱夫軍陷殲滅之境遇無再

起之可能。

「註二」一八零五年十二月二日已在哥德巴哈(Goldbach)右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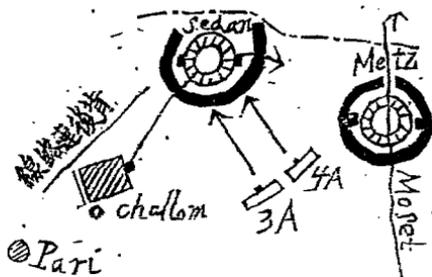
奧斯特里齊(Austerlitz)附近佔領陣地，

得知奧俄連合軍以主方向法軍左翼攻擊時，遂舉其主力向敵之右翼及中央前進壓迫連合軍於撒次奇亞湖(Satschaner Teich)幾殲滅之於該地。

此壓迫敵人於天然之障碍物而殲滅之一例也。

「註三」一八七〇年八月下旬法軍主力被封鎖於麥次(Metz)要

比 國



塞·麥馬韓 (Mac Mahon) 以所指揮之約四軍團在轄倫 (Challom) 附近集中，欲與法之野戰軍連遂沿比法國境白色丹 (Scan) 方向前進，德軍偵知如上之情況，即以其第三第四軍向比國方面壓迫，而封鎖之於色丹城內，遂使麥馬韓軍全數投降。

此壓迫敵軍於背後連絡線外而殲滅之一例也。

「註四」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德軍為救東方戰場之危急；相信若在西方戰場予法軍以殲滅的打擊可移動六軍團於東方戰場，但在未予法軍以徹底的打擊即轉用二軍團於東方戰場，設

此際德軍不顧慮東方戰場而使該二軍團仍在西方戰場則馬爾內河畔之會戰，其結果何者爲有利正未可預料也，然，德軍在未予法軍以徹底的打擊以前即轉用其兵力於東方戰場，後世論者頗惜之。

其他一九一五年之對塞爾維亞國作戰及同年東方戰場之作戰德軍均缺乏徹底之努力，那翁當一八一三年在索遜作戰亦缺乏徹底之努力，要之內線作戰雖已成功然在未予以徹底打擊之前，而轉用其兵力則失敗者不少。

「註五」一九一四年八月，在東普之德第八軍，八月下旬予撒母梭惱夫軍以徹底打擊後，以其主力指向於列年敵僕軍，因無後顧之憂，遂對該軍取攻擊，終得解東普之圍，非決戰方面務須利用堅固之天然障礙（註一）或人造之障礙，以節

約其兵力，而使用多數之兵力於決戰方面，且須獲得遂行決戰所必要之時日，有時雖有取攻勢動作之必要，然實施時務須慎重（註二）否則若先由此正面發生破綻，必誤及全般之作戰也。（註四）

「註一」一八六六年奧南軍對於義大利軍雖爲內線作戰，然因偵知義本軍輕舉妄動（渡過明詔河欲攻擊奧軍）遂利用波川以阻止義之波軍，而以主力攻擊義之本軍，當時担任監視波川之部隊雖有步兵一旅騎兵若干，然在決戰之當日僅殘置甚少之步騎兵，此善於利用波川之天險也。

一九一四年八月坦能堡會戰中，德第八軍以騎兵一師及後備一旅守備阿爾來（Alie）河，以阻止俄之稜能卡母夫軍并掩護其側背，該騎兵後竟抽出一旅參加坦能堡之會戰

右記之二例，雖因敵之機動力不充分，然善於利用天然障礙

，俾能使用多數之兵力於決戰方面，且與決戰以必要之時日，此其最好之例也。

〔註二〕一九一四年九月馬爾內(Marne)之會戰，法軍利用其東方正面之柏爾佛德(Belfort)、南錫(Nancy)及維爾丹(Verdun)要塞地帶以阻止德軍之前進，抽出所節約之兵力使用於巴黎北方及東方遂得擊退德軍。

〔註三〕一九一四年開戰之初德奧軍位置於內線，協商軍位置於外線，連合軍以奧軍主力及德軍之一部任戰略的持久戰，此際德第八軍依攻勢的動作擊破俄之第二軍，又同年十月以攻勢向華爾肖(Warschau)進擊而獲得時間之餘裕。

〔註四〕一九一四年開戰之初，奧軍之攻勢作戰因指導不得其當而頓挫，遂掣肘西方戰場德軍之行動，此可證明任戰略持

久戰部隊之攻勢不可不慎重之一例也。

又奧之刻伯斯 (Kobes) 兵團位置於東方有掩護主力軍向北攻擊之任務，然因該兵團取攻勢而前進，致被俄軍擊破，遂使主力軍之右側受威脅不得已而總退却。

若能予敵以徹底之打擊，可即轉用其兵力以攻擊他方面之敵，於是交通機關尤以鐵道之完備而保持軍隊之大機動力甚為緊要。〔註〕 由大規模上觀察之，歐洲戰爭中連合軍之利用鐵道，由小規模考察之，東普戰場之鐵道使連合軍及德軍有數倍於其兵力之價值。

若攻擊不奏功時，則巧妙運用其軍隊再企圖攻勢，或轉用其兵力於他方面以獲得內線作戰之利，不得已時則依離心的退却移於外線作戰，整備戰略之態勢再轉移攻勢為要，（參照其二）

其他之行動與一般戰術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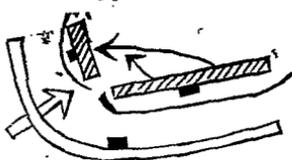
要之依一般之形勢以作戰軍之大小及作戰地之狀態等雖有若干差異，但在本國內行內線作戰時，必須儲有極多之糧秣及備辦足用之軍需品並有能繼續自給及戰爭之原料品，暨必能控制某海灣之有力海軍，否則難望獲得最後之勝利也

其三 被包圍之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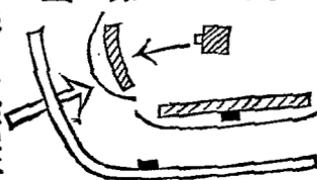
研究外線作戰時已就包圍實施之方法討論之，而研究內線作戰時必討論其被包圍之對策此當然之理也，故以下專就被包圍部隊之如何應付始可獲得勝利而研究之，

一、使被包圍翼後退以對抗敵之包圍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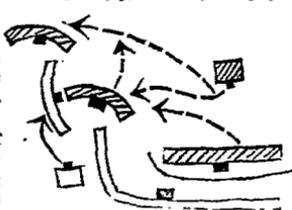
一 第圖要



二 第圖要



三 第圖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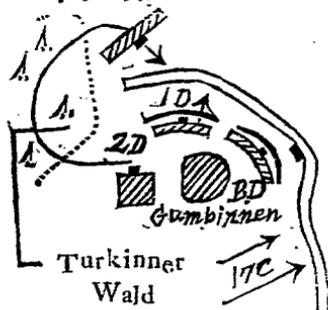


二、以預備隊形成守勢鈎形，以新正面對抗包圍部隊（要圖第二）本戰法為從來所採用者，不論讀何戰史，被包圍之部隊均實行此戰法，此最易理解者也，然本戰法多陷於持久戰，難適用於決戰。

三、對於敵之包圍部隊以攻勢鈎形對抗之，但須預備必要之兵團或由他之第一線轉用之（要圖第三）本戰法為從來所獎用者，然敵若更延伸一翼施行包圍而我亦

施行包圍時，則發生延翼競爭。

第四圖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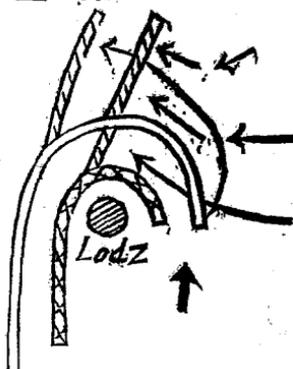
四·被敵充分包圍後宜由其側背攻擊之，

例如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于姆濱南(Gumbinnen)及同年十一月羅慈——(Lodz)附近之會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德之第一軍團長佛蘭紹瓦(V. Francios)

例如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德軍包圍法第三軍之右翼，法軍亦以摩諾里(Monoury)兵團包圍該德軍，又如一九一五年二月在東方戰場普拉斯尼次(Prasnish)會戰中之俄奧兩軍及一九一四年秋延伸至海岸之競爭等，

第五圖要



以布勞里克 (Bradrick) 支隊 (以要塞守備隊編成者約一師) 在于姆濱南東方附近又以第一師連接之在該村北方佔領陣地，控置第二師於該村西方為預備隊，俄乃棉 (Njemen) 軍之主力，對德第一軍團之陣地由東，南，及北方三方面形成兩翼包圍之勢而攻擊之，日沒後德第一軍團長命控置之第二師經慈爾堪尼爾森林 (Turkiner Wald) 以一夜十六公里之夜行軍，進出於俄軍之側背而攻擊之，該師果於拂曉前進出於敵之側背而攻擊之，同時第一師及德第十七軍團亦轉移攻勢而擊退俄軍 (參照要圖第四)

一九一四年十月俄軍渡威刻塞爾 (Weichsel) 河追擊德軍時，

德軍由托倫 (Torn) 方向攻擊其側背，俄軍被迫於羅慈 (Loiz) 附近而固守該地以待援軍之到來，於是被德軍三面包圍之遂退却於西北方。

前者爲有計畫之實施，後者乃作戰自然之推移所發生者，因近世火器之進步使戰鬥含有彈性，故其結果雖被包圍之翼亦有出人預料以外之抵抗力，而其效果亦非淺鮮也。

五、向敵之包圍翼軸突進使其包圍旋回運動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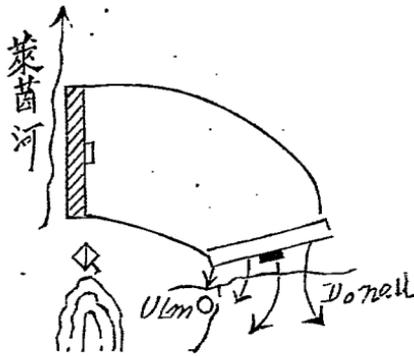
例如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奧斯特里齊 (Austerlitz) 之突出，及同年十月在烏爾穆 (Ulm) 附近馬克 (Mack) 之突出，並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法第二第四軍之突出等是也，關於奧斯特里齊突出，其指導要領中之戰例從略。

一八〇五年九月下旬那翁集中其軍隊(約六軍團及騎兵團)於

萊茵河畔向多惱(Donau)河前進此時奧將馬克將軍向烏爾穆

前進，得知法軍行百八十度之
旋回，即欲突出多惱河，終未
成功遂在烏爾穆投降。

第六圖要



破德軍旋回軸，壓迫德軍於比國方向遂向德之第四第五軍取
攻勢。

以上兩戰例均明示正面出擊之困難，於火器進步之今日爲尤
然，蓋正面之突破必有十分之準備及多數砲兵，若非預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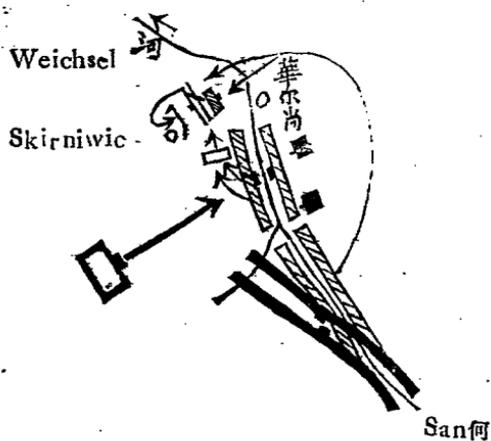
企圖則不能成功，雖可以之爲被包圍之對策，但其成功之困難，實不難推測之也，然包圍或迂回部隊尙未完成其戰術的包圍，而在戰略的分離狀態及正面過廣時，不得謂爲完全無成功之公算也。

六、被敵包圍之翼向後退以圖後舉，然被包圍翼之後退，有求心的退却(甲)及離心的退却(乙)之二種

甲·如要圖第一第二所示雖不適用於決戰若地形特爲有利時亦非無成功之公算也。

一九一四年九月奧軍越桑(San)河退却，俄軍追擊之，同年十月德第九軍爲救援奧軍，由東普集中於士雷濟恩立即向威刻塞爾河突進，使俄軍由桑河退却於威刻塞爾河右岸之線此時俄軍使其第五軍由華爾肖(Warshan)北方附近攻擊德軍之左翼

第七圖要



，與登堡將軍令左翼後退於斯刻尼威 (Skirniwic) 誘敵於陣地前而集結依桑河天險所節約之兵力於左翼，側擊俄第五軍之左翼，因此桑河線之俄軍遂不能守，此求心的退却之一例也。

乙·離心的退却其例甚多，要圖第七之俄軍即其一例也，又其後德軍之向西南方退却，依鐵道之輸送向退却於托倫之俄軍攻擊亦其一例也，又如法軍於國境會戰後擬在瓦茲 (Oise) 馬司 (Meuse) 間之地區恢復

態勢而令英軍向亞眠 (Amiens) 附近退却，他如法軍誘德軍於維爾丹 (Verdun) 及凡登蘭，及在亞爾薩斯 (Alsace) 及洛林 (Lorraine) 德法兩軍之退却及追擊無一非離心之退却也，離心的退却以移於外線作戰爲前提，故不失爲最有利之戰法也。

七、退却後在新戰場施行新企圖

例如奉天會戰後俄軍之向昌圖及開原退却而移於新作戰是也，此時若能如願以開始新作戰，亦爲包圍對策中最後之一策，無特別研究之必要。

第三 內外線兩種作戰之選擇，併用，及其趨勢

因國土位置之關係國境之形狀大小，交通網及外交之關係，並攻守之大勢等遂不得不由此兩種作戰中自行選擇其一種，然在可隨意選擇時則應採用成果偉大之外線作戰，蓋外線作戰雖因有被各

個擊破之危險而以有優勢兵力之時爲有利，然縱全兵力劣於敵軍，苟能指揮運用之妙及素質之優良，尙可實施外線作戰，此諸戰例（註）所明示者也。

「註」日俄戰爭之日本軍及東方戰場德軍之行動，所以有莫大之成果者，以其能毅然實施外線作戰也。

抑殲滅敵人惟以包圍（局部的外線）始可達成之，故雖在內線亦應依迂回或包圍行局部之外線作戰以期各個殲滅敵人，（註一）又雖爲外線作戰亦非巨全地域均可企圖攻勢，故不可不各個擊破其在內線一部之敵，（註二）

「註二」歐戰時之連合軍雖在內線然於東西兩戰場均實施外線作戰，又東普戰場之德第八軍以對俄之第一第二軍言之固在內線然在坦能堡會戰猶能實施包圍攻擊。

註二 協商軍雖在外線，然東西兩戰場之協商軍均實施內線作戰，又東方戰場之德奧軍雖在外線，而該兩軍對於其當面之俄軍均爲內線作戰，但德軍先向南方（撒母梭惱夫軍）奧軍向北方（在魯布林候姆線之俄軍主力）之敵企圖各個擊破之。輓近因搜索通信及交通機關之發達，甚便利於統帥，又火器及築城之進步使戰鬪有彈性故兩種作戰均有在廣大地域實施之可能性，其利害依然仍舊，適用之便否亦無何等之差異也。

要之內線作戰雖爲以寡敵衆有利之一戰法，然若不乘敵統帥上及軍隊能率之缺點則甚難成功，其一方面之破綻可掣肘他方面之作戰，動輒易陷於被動之姿勢。外線作戰利用其兵力之優勢，成功時雖可包圍殲滅敵人，而有各方面策應困難之弊。故內線作戰必於作戰之初期同敵之分離及其彼此策應困難時以獲得各個擊破之

機會，而務須迅速果敢以達成其目的，外線作戰時，必於作戰之初期特別注意其策應連繫，不手敵以各個擊破之機會而迅速壓縮敵人，以包圍之爲要。是以內線作戰，以將帥之意志堅確，判斷力及軍隊之機動力爲最要，外線作戰以初動之位置，精神及技術的通信連絡爲緊要。

關於兩種作戰雖已研究之然亦在於各人之自由適宜選擇及依自然之態勢以決定之也，蓋運用之妙在乎各人，雖爲有利之外線作戰若統帥不得其人，亦可陷於失敗之悲運，縱爲不利之戰法若英明之將帥統帥之亦能化險爲夷也。

然而以不世出之英雄拿破倫大帝雖屢行內線作戰而屢獲大勝猶不免覆滅於一八一三年之內線作戰，故吾人以常立於主動地位而實施外線作戰爲至當也。

